



重 印 说 明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四辑，“文革”前由我会编辑出版，现应广大读者要求，特予重印，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次出版，原文没有更动，只对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改正，为求体例统一，也作了些技术性的处理，特此说明。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一月

目 录

临城劫车案始末回忆	万伯龙 (1)
田中玉操纵山东省议会和 议会反田斗争	张公制 (38)
从护法舰队到渤海舰队的经过	胡文溶 袁方乔 (63)
济南“五三”惨案见闻	苏友文 (89)
回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	王霞亭 (105)
抗战爆发后沈鸿烈放弃青岛的真象	芮 麟 (11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部 鲁西招募处的一些内幕	刘清浦 (124)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 山东省绥靖统一总指挥部	贺执圭 (132)
山东印染工业的历史沿革	王文蔚 (139)
青岛开埠以来至解放前近海轮船 航运概况	叶春辉 (159)
“七七”事变以前的齐鲁大学	王神荫 (174)
德国人在青岛办教育的片断回忆	栾宝德 (223)

附 录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启事……………(231)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233)

临城劫车案始末回忆

万伯龙

引言

民国十二年四月某日早五时许，京沪第一次快车在临城、沙沟车站之间，被山东匪首孙美瑶等纠众千余人拦劫，掳去中外旅客百余人。按当时京沪第一二次列车（俗称蓝钢车，美制，钢质蓝漆，故名）设备华丽，行车时刻，非常准确，它是世界联运的国际列车，欧美人多乘之，故这次被劫有欧美男女旅客二十余人。此案发生后轰传遐迩，朝野震惊。而劫车内容，非常复杂。著者时适任营长，驻防临城，沙沟、韩庄均是我的防地。但是疏于防范的责任，完全在督军田中玉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宛如乱丝一团，头绪万端，从何说起下笔很难。此案表象是属于驻军疏防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含有内战国际阴谋的。只有先从军事进剿的远因，才能了解铤而走险的近果。兹将此案前因后果的始末回忆，略述于下。

一、兖州镇守使的兵力和布防情况

兖州镇守使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兼。这一旅的前身，是由吴大洲、吕子仁革命军改编的。何锋钰旅长初为山东新军训练总司令，所辖有尹锡五步兵第一旅、薄子明步兵第二

旅、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因逐年裁汰，至劫案发生时，现存兵力只有步兵两个团，骑、炮兵各一营了。

第一团团团长吴锡九率第三营营长何丰垚驻防滕县城内和滕县车站，第二营营长杜吉卿驻防官桥车站一带，著者率第四连驻防临城车站，第一连驻防临城街里，第三连驻防沙沟车站，第二连驻防韩庄车站。以南就是江苏铜山县界了。何锋钰旅长率贺丹墀第二团二三两营及骑炮兵营坐镇兖州，第二团第一营驻防邹县一带。

二、兖镇管辖区内土匪概况

滕、峄、费、蒙山区的土匪，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绑架勒索，另一类是专架青年妇女，向异乡贩卖，俗称“贩骚的”。这一种专探听谁家婆媳不合，或夫妇情感失调，以及童养媳挨打受气略具姿色者即为它的抢架对象。抢架之后暗藏奸宿，优给饮食，用甜言蜜语以诤之。入壳后，即为改装，伪称夫妇远奔异乡而卖之。每年青纱帐起，就还乡结伙绑架，夜聚明散，行踪极密，至秋收即散。此类姑置不论。兹将公开绑架勒索各杆首领择要分述于后。

孙美珠，峄县孙家庄人，是一个智足多谋外柔内刚的人，心浮众望。原为富农，广交游，被军政逼迫而落草。他的祖居宅院虽被以前军警焚毁，所余败瓦残垣和松柏茂密的祖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小康之家。其胞弟美瑶性情粗暴，刻薄寡恩，虽是手足兄弟，性格各别。此股二百余人，是匪的主流骨干力量。

孙美崧，是美珠的族家兄弟。孙姓是峄县的望族，全县约

有二万户。美崧神通广大，他与本地土豪劣绅都有密切联系。并闻他在上海还有经营的企业。剿匪风声一紧，把事务交与心腹，就远走高飞以避之。所部五六十人。

吴臭，峄县山区人，以乳名著称。短小精悍，勇猛善战，所部三四十人。

刘清源，滕县山区响水口人。刘姓是滕县东乡望族，所部二三百人，可称子弟兵，尽是本乡本族，在匪中颇有声望，能仗义执言，遇有纠纷，片言可以折众。

房延昌，滕县南山崆人，破落户出身，所部五六十人。该匪距我山亭防地咫尺之近。为其父亡大发其丧，吴锡九团长闻之愤怒，乘夜捣平之，延昌愤恨以终。

郭祺才，滕县东乡人，民国七年与郭安一同招安，赴湖南当过团长。失败后回家，又操旧业。所部多游兵溃勇约有百余人。

刘守庭，滕县爱湖人，绰号馍馍刘，因他从小卖馍馍出身。有文化，能占周易。但惨忍成性，狡猾异常。在他干队伍时，每次交锋，他是首先逃避。他的理论是：人家打仗阵亡了，有恤金，打伤了，有奖赏，还派人送医院治疗。我们被打死了，教他娘向哪里哭儿去呢！如果我们能够打胜了，山东督军不能让他当。他御众也与人不同，任部下随意奸淫，不加制止。惹的天怒人怨，目的是使他的部下不敢散群，借此结成死党，否则就得个个被人铡死。他架票勒赎的办法也是十分惨忍的，定期不赎即行撕票（枪杀）。催票时每每给人送个耳朵去。被架之票，如谁分到他的名下，就惶恐万分。因此他的票赎的非常快，稍有迟慢就撕了。不论认识不认识，一提到馍馍刘，无不切齿的。该匪在诱杀孙美瑶时，在临城车站被我团查获正法。

总之滕、峯、蒙、费山区的匪众总计不过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所举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至于其他的小杆小股，那就无法枚举了。并且他们是最忌暴露姓名的，彼此都以江湖术语相称。例如姓孙的呼兔辈子，姓刘的叫顺水子，姓黄的称槐花子，姓杨的称爬山子，姓郭的叫盖口子，姓吴的叫口天子，姓于的叫顶浪子，姓陈的叫千金子，姓马的叫高腿子，姓王的叫虎头子。此外他们的忌讳很多。喝茶吃饭都是他所最忌的。茶与查、饭与犯同音。因此他们吃饭叫上传子，吃茶叫上清传子。谁和他们谈话犯了忌讳，他就马上变脸。特别忌讳的是网，你若张网捕鸟被他们碰上，他们认为，非立刻把你打死是不能解除危险的，否则就有自投罗网的可能。他们对此非常迷信，遇有忌讳往往三五日不出门。对一切事物都有行业话，与我们军语一样，与江湖语大致相同。闲言少叙，再谈正文。或谓一个镇守使掌握着庞大兵力，对区区小丑为什么剿平不了呢？连著者初入山时也是不相信的。我下边再谈谈进剿的具体情况，这是临城劫车案造成的主要原因。

三、兗镇所属第六旅剿匪情况

我旅是民国九年八月间接任兗州镇防务的（前任唐天喜镇守使所部是哗变的游兵溃勇、兵匪混杂，地方极为混乱）。著者是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按行军序列，我是应该首先入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我就奉命亲率第一二两连附轻机枪两挺驻防滕县正东六十里的山亭地方，第三连驻防山亭正东近三十里的徐庄，第四连驻防峯县境西集地方。吴锡九团长率第三营驻滕县城里，并分两连驻防滕县东北九十里城前地方，第二营驻

防鱼台、谷亭一带，不能前来会剿。我到山亭之后，就虚心的从各个方面了解山区土匪情况，大约八九杆，统计不过一千五六百人，多系土著，在我防地十里外流窜。平时不合大杆，分杆散处，每遇向山外架票时，方才集中。归山后为了就食方便仍是分散各处。他们以避战为能事，日夜不停的活动。偶然遇上队伍还是急忙逃跑。我得悉这些情况后，就下了决心：

（一）先肃清防地内部的股匪。我出了一纸严格的布告，限防地内游勇溃兵，三日内一律离境，不准逗留。倘经查获，严惩不贷。初则玩视观望，及至言出法随，不得已惩办了一个，从此就马上绝迹了。

（二）巡查防地修筑工事之后，再言进剿。我抽调了一连兵力附带机枪两挺，先到了西集，即与连排长会议，我们要先言固守，再谈进剿。第一肃清防地内部，对不法分子如从前偷卖子弹或与匪徒互通声气的要从严惩办。凡寨内有集市的一律移于寨外进行贸易。固守工事要预先作好。匪若来袭，非至二百米以内不准打枪。各排各班，要指定固定防守岗位，不准乱动。所修炮楼的枪眼要能向寨内发射。万一匪人闯入寨内，也能打枪。工事不是一天可以修好的，要逐日增强。我们今天是处在匪众我寡、各防地孤立的形势下，任何人心中不要存在着友军来援的思想。我们彼此心中所存的，只有一个字就是“拚”，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一遇匪袭，不分日夜，要尽快的飞奔每个人的岗位去。这种行动常常的演习。连长于战胜是第五师十七团老连长，受过正式训练，颇能了解我意。旋赴第三连徐庄防地也作了同样指示。防地巩固以后，我到滕县城内团部，向团长汇报了山内土匪情况，并商订了进剿路线和计划，就回防候命了。

我团初次与匪接触情况：是年九月秋深的时候，奉到赴滕、费交界高山后一带会剿的命令。我抽调了四个排附轻机枪两挺由山亭出发。吴锡九团长抽调两个连，由滕县城出发，经城前向高山进发，约定在高山后相会合，一同再东进，深入匪巢。我这天下午三时左右，行至小北河附近地方，枫叶如染，斜阳夕照，秋色益艳。正在遐思间，面前一个小山庄忽然打了枪来，我的尖兵还了几枪，就冲进村中去了。两排兵力分作左右把小庄包围了，严加搜索。我进庄之后，看到村头上一座小庙，它的里外有一堆一堆的灰烬和剥弃的鲜花生皮，就知道匪人在此地烧鲜花生吃了。搜索村内结果，在场院草垛中搜得快枪两支，铅枪一支。因此断定村内必有愚匪，即令把村内所有男丁一律搜集起来后，挨个检查。凡口腔内牙齿间带有花生余粒者，一律擒捕。结果拿到七个人，其余释放了。我把庄长请来，屏去闲人，细声问他这些是什么人。他看了看说，内中只有一个姓张的是他村的，其余都不认识。我又问姓张的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好人，不过爱吃爱喝好交朋友罢了。这时天已昏暮，即下令严加警戒，在此宿营。远处零落枪声，不要理它。我吃完了饭，就在灯下把获匪分别讯问了一回，记下姓名，和他们分别作了自由漫谈，了解了一切情况。他们六人只有四个人有枪，我们已搜获三支。那一支呢？据执手枪的人说：“我看到你们闯进村来了，就向村外跑，及至我跑到村头上，你们已把村子包围了，跑不出去了，想丢枪装好人，我就把枪抛到村南豆子地里了。”按他说的方向带着他找了一回，天黑了也未找着。他们一杆二十五人，杆首叫大虎头子，费县人。姓张的是“掌柜”的朋友，他常说票，与他们常有往来。他们山上也有搬顶子的（放哨者），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认为可能不会有事

了，就下山回来了。这次他们大伙正在烧鲜花生吃的时候，一点预备也未有，枪一响我们就到跟前了。他们无法抵抗，就都跑散了。现在外边高山上各处鸣枪，就是他们杆上打的叫枪（集合的信号枪）。这夜天气发生了骤变，半夜狂风怒号，寒流袭来了。未带棉衣，冷不可支，幸有大衣。第二天又在村南豆子地里找了一回枪，也未寻获。一支三号白郎宁小手枪向哪里找去？就向高山后出发了，至中午与团长会合，把遇匪经过报告了，将获匪和枪支都送团讯办去了。午饭后分别回防。这是我团初次与匪接触的情况。从此以后就更加频繁和激烈了。这是临城劫车案发生的远因。下边再谈一下土匪避战的伎俩。

四、土匪根本企图和避战伎俩

（一）土匪的目的

土匪一般的目的是抢架勒索，弄几个钱大吃大喝，狂嫖滥赌。特殊的目的是杀富济贫，等待机会，参加内战，以求腾达。这是从多次获匪中得到的土匪的思想情况。概括言之，不外这么两类。总起说来，不论它是积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但是都不愿与军队打仗，则是相同的。另一个不愿打仗的原因，就是实力对比，在任何方面都不如军队。最突出的是子弹来源太艰，都是由重价买来的。盒子枪子弹十元一排，步枪子弹也得五角一粒。这种仗无论如何是打不起的。而军队跟着猛追怎么办？只有逃避。非至追的没路走了，不打不能活了，才死拚一下以求生。

（二）土匪避战的伎俩

土匪休息或住宿的地方都在大山之下，而在山上派有搬顶子的（即了望哨）。我们的兵力大小和行进方向，他们是一目了然的。若是军队在此经过，他就置之不理。如果真是向着他们来的，他便鸣枪报警，山下匪众即鸣枪为号，集合逃窜。你若一支队伍进剿的话，那是永远打不上仗的。我们与匪周旋二年多了，路径也熟悉了，他们欲逃不能了，虽然接触了不少的仗，消耗了上百万的子弹，但是得他们一杆枪，那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舍几个人，也不舍一杆枪的。他们徒手的人很多，凡是当场被打死的人的枪，马上就有人接过去，战斗有生力量永远不会减弱的。

五、我旅进剿逐步得手

我旅入山进剿业已二三年了，山内路径和土匪盘踞情况以及土匪的弱点均已熟悉了。根据这些情况，重新订了两团会剿计划。第一团抽调主力进驻山内横岭铺一带为北路，第二团抽调主力驻防峰县境内枣庄为南路。在南北两路之间，指定一个村镇为总攻击的目标。同时南北两路再各分小支队，分头向总目标进攻，象用网捕鱼一样，肯定了水中有鱼，不问鱼在哪里，我们一齐撒网捕它一下。这时滕、峰山外已有红枪会自卫力量，匪已不能向山外窜逃，他们活动范围只有山内狭小区域了。我们这么一来，莫论匪从什么方向向圈外逃窜，非开火是闯不出去的，妄想避战，已经不可能了。虽然不能一时消灭，但是所架之票以及马匹驴骡都被先后打落了。土匪还有一个弱点，

最怕连续作战，因为子弹愈打愈少，无法补充。因此我们就常川驻在山中，每二三月各回原防一次，换换衣服，洗洗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回山进剿，不予土匪补充弹药的机会和时间。我们每次会剿，并不跟踪急追，而在深山崖穴偏僻山村，严加搜捕。这些地方是经年无人到的地方，无路径可通，又非常隐蔽，它与山下鸡犬都不相闻。只有二三户人家，为了耕种祖宗开垦所遗留的几段梯田和看守山果树木，居住于此。他们的地是靠个人勤劳因地制宜，筑垒石坝，经过多年积存起来的。飞沙流土，稍一懒惰，石坝被雨冲毁，地也无存。小的没法升科，是无粮无税的山坡地边。到处都种着扁豆方瓜，是摘食不尽的。还养着山蜂和不用饲料喂养的许多鸡。居处都有山泉。他们有终生未进过县城的，仅仅到山下集市用鸡蛋换点盐和针线就能生活了。与他们谈起话来，还不知有汉。这些村名也奇怪的很，如蛤蟆洞、老猫洞、母猪窝等等，顾名思义，它的深邃穹远，可想而知。本是世外桃源，今竟成为捕逃藪了。所有伤匪病号以及所架妇女孺子都窝藏于此。每年秋季，山中有一种流行病，俗称秋瘟，传染甚广，非至小雪时节流行不止。而匪中感染极众，发冷作烧，不思饮食，四肢无力，类似疟疾。自从深入老巢，严加搜捕，获斩甚多，救票极众。这一措施，把土匪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同时也造成了临城劫车案铤而走险的行为。

进剿得手的是：

1. 架票勒索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所架之票被军队追击打落和搜山营救，几将殆尽，是一极大损失，在经济方面已陷于绝境。

2. 既没有收入，就不能分账。平常每个杆上得到赎款以

后，马上就按枪股人股公开分账，枪是一股，人是一股，若是自己的枪而不是扛的“掌柜”的枪，他就得两股。经年没收入不分账，都穷困不堪了，因而情绪低落，人心涣散。同时搜捕又严，欲为匹夫而不得。想远走高飞吧，两手空空，只有死拚猛跑，才是一条暂时的生路。

3. 说票的和贩卖子弹的都知道山中搜剿正紧，不敢进山。当时吴、贺两团长执法的森严，使匪伙恐怖。特别是吴团长，土匪经常盟誓说：“谁若不凭良心，出门教他碰上吴大鼻子。”吴貌孤峰独秀，鼻椎极高，故在匪中得此名。每开火时，匪中若问谁的人就用手向鼻端一指，他就明白，马上开腿就跑。同时土匪也没有钱购买子弹，造成了子弹奇缺的局面。从前土匪遇着队伍进剿还抵抗抵抗，现在是一见面就跑。在追击中打死的土匪身上，检查子弹带都是空的，内中装填的是秫秸杆，伪充子弹，而真子弹也不过十粒八粒保性命的子弹。土匪虽然疲困如此，你能不能把他肃清呢？我的答复是办不到的。因为剿匪仅是治标而不是治本。那么本是什么呢？即土匪产生的根源，概括说来有两个：一由劣绅对杆首的包庇掩护；二因土豪欺压的穷人无路可走。这种说法有无事实的根据呢？我不吝笔墨，信笔略写几件，便见梗概：

我团有一次率队出发，正在行进中，迎面来了一辆轿车，非常华丽，未至相逢，中途岔路了。及至我们行至岔道处地方一看，并无路径，而是漫踏荒地逃去的，并且是扬鞭飞驰，情形更为可疑。我们就派了随从三匹快马追踪而去，以查究竟。队伍仍然照常前进。时在初冬地净场光的时候，视野极明，车马相距不过三里之遥。轿车看到后边有飞骑追来，跑的就更快了。而追骑也加速马力，追的更紧，正追之间，轿车忽然停住

了，从车中跳下一个人来，斜向远村奔逃。我们追骑就舍车而追人。当然人是跑不过马的，不久的时间将被迫及的时候，他就开枪拒捕了。追骑之中有我一连正兵张承德，他被调在团出差，人勇马快，首先迫及，两枪就把此人击毙了，得了一支手枪。三人就归队销差了。在行进中，经常打死零星散匪，我们当时也未介意。回防后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地方绅商自己宴会，此时风尚以招妓侑酒为荣，叫的条子中有一名叫小红者，一进门就从腰中掏出手枪来撒娇说：“叫你姑奶奶来做什么？”言罢把手枪向席桌上一拍，而枪走火了。举座大吃一惊，幸未伤人。这事哄传的被我们知道了，就查手枪的来源，才知道是随从张承德存放的。那天张承德将逃匪击毙后，翻秧子（搜死匪之腰，江湖语叫翻秧子，这是目兵们奋勇追匪杀敌的一种物质刺激，经常有，但无此次之多），他得五千多元的钞票，与同伙分了一千元的一捆，其余的就隐藏了。回防后，穷人乍富就烧的不知怎么好了。他已与小红订了齿臂之盟，还做了一件官纱的棉袍预备结婚。不料小红得意忘形，把机密给泄露了。张承德是徐州铜山县人，骁勇出众，好食五毒，捕得野蛇必寸磔而生咽之，与清代名将武蓝花有同等的嗜好。爱其骁勇，诸事优容之，未予深究，仅令地方官把小红班驱逐出境了事。我们才知道这次打死的匪不是一般的匪。试问什么人才有这种车马，什么人才有这种巨款，这是不言可喻的事。劣绅通匪有据的事是罄竹难书的。纵然当时扣住车马追出主人来，你也莫奈他何。我下边再谈谈为富不仁逼良为盗的情况。

有一地主被架业已赎出，将出匪巢大门的时候，忽出一匪，张臂相拦说：“老大爷你先别走，你得摇个头子给我看看，如果不摇的话，我今天不能放你走。”这位地主想六十多的人

了，学小孩子摇头子未免难以为情，又看到这个土匪背着枪，说话又气冲冲的，又不敢不摇，他就很勉强的摇了一回。群匪大笑，观者益众。那个土匪说：“不行，不行。你记得吧？十年前我们这里年景不好，在麦收前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母亲教我向你暂借二斗红高粱，等到麦收下来还你二斗麦子。你在堂屋里侧着身坐在椅子上仰着头翻着眼沉思着一声不吭。我等的没法了，就催问了一声说行不行，你就将头似动非动的微微的摇晃了一摇。我今天要看的是那种样子的头子而不是货郎式的头。”某地主闻言气沮，低头无语了。又催他说摇不摇，想不起来了么？有位观众插言说：“你摇一回吧，不然你走不了。”又有一个人说：“摇一个吧，给我们开开眼。”某地主看看天要黑了，就又摇了一回，土匪说：“不行，不行，摇的太快了。”就又摇了一回，还是不行，非似动不动的那样才行。逼的没法到了最后真的将头微微的动了一下惹的观众鼓掌狂笑，有的捧腹直不起腰来，然后才把他放走。这是当时参加的一个人给我讲的。摇头的人我也会谈过，使人一望就知他是一个阴险人。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可发深省。还有一位刻薄富农，每年到了农忙的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了，就得雇短工，但是绝对不用本村人。因为人熟面善，做活不好，说的稍为重一点，就能得罪人；再者雇工都有家小，一眼看不到就能当接手偷他。因此他坚决不用本村人。农村习惯，雇短工是有行市的，凡是想当短工的人都各带应用工具如镰刀锄头之类，一清早就齐集市场，听候顾主自己前来挑选领用。至于工资都有当天固定的行市，彼此是无争执的。他本村一同上市的人亲眼看着他把外村的人领来做工，自己反倒没有找着顾主，只得灰心丧气的回来，当然是失望的，未免就怨声载道。这个情况被土匪得悉了，就利用这个机